

東坡志林全

宋蘇軾著

筆記小說
三言大觀
集

進步書局校印

東坡志林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宋蘇軾著

東坡志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東坡志林提要

宋蘇軾撰凡十二卷與學津討原中志林卷數相同比而勘之頗有出入是編是否據麻沙本無從證實但軾集在宋世已非一本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東坡手澤三卷卽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紀曉嵐見內府藏本又多二卷其為後人任意纂輯無足怪也曉嵐謂是書為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哀而集之者題曰志林斯言允已

東坡志林卷一

宋 蘇軾撰

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為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讎。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耶。

韓退之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石介作三豪詩。其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口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止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

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咬嚙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縠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几近。而字無法。真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集後。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并笑矣乎數首。皆貫休齊己辭格。二人皆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此不足多怪。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為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固俚說以寓其意也然戰國策曰日月輝輝於外其賊在於內則俚說亦尚矣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驢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倒項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驢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驢喂礪連錢動當作肉驢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抑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馬得珣書與我軍

留待明年莫倉卒。又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此張鎰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及出塞云。我今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三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駐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投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子儀奪兵權入宿衛也。子美自許契與稷。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口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

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聞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梧桃笙。以桃竹為簞也。梁簡文答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闕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為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

送取以為之名。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鯉。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餌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蓋堅古人之為。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為。

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讎。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劾大宛。已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

最可笑云。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劉聰聞當為須遮國主。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今年吾當詣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適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祥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為副總管。陳薦為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有猶子乎。曰有。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此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為丹陽南郭人。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叅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叅寥之法。

孫東坡門僧也。

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鞞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其材本性也以瓦為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張睢陽生猶罵賊嚙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郝嘉賓既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畔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溫之禍。使郝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矣。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某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為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餽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陌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吊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甚謹。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往。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為事之前定。

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東坡志林卷二

宋 蘇軾撰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真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也

班固有云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勢刳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先生曰當是時寄固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相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遊碣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碣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蟬綏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法爾遠耶余謫居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武識引者也

郝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

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焚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此則悉與溫往返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賸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澹然無異也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見市曹以度以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

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女也。就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侄叔文口交。蓋亦不羞與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柳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眾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此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